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三回 費長房因憤開殺戒 二郎神下世做凶橫

卻說費長房眼見自己妻子，被一班無賴如此挫辱，不覺憤火中焦燒，三屍神暴跳；又見無賴們將白氏拉了就走，白氏披頭散髮，跣著雙足，衣服也給扯碎得不成模樣。口中只高喊：「救命啊！強盜搶人哪！地方救命啊！」其聲慘急，不忍入耳。費長房再也忍耐不得，看看白氏已被他們拖有百把步遠近，施出他的縮地法兒，雙足一蹬，早和他們相接。眾人見眼前平空來了這麼一個男子，不由大家稱奇道怪，疑神疑鬼起來。費長房也不和他們多說，卻忙著先問白氏娘子：「可還認得鄙人麼？」白氏一見費長房道裝打扮，神色反比昔時少壯。明明認得是自己的丈夫，但是心中有了這層疑點，兼之隔別多年，遍尋不著，久已傳聞丈夫死在外鄉。今見他突如其來，無意相遇，更覺天下無此巧事。再不然，或許是他客死他鄉，鬼魂回來，知我有難，特地顯形相救。所以先時並不見他躲在何處，轉瞬之間，忽然立在面前。如此一想，便覺後者最為可靠。好在總是自己同牀共枕的丈夫，便明知是鬼魂出現，卻也不怕，便拉住費長房的道袍，號天啣地的痛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是早已死了的人哪，如今怎得來此，敢是知你妻子有難，特來顯靈相救麼？」費長房只說了句：「不得胡說，怎見得我是鬼魂？」話未說完，那批人已經一擁而上，問道：「你到底是人是鬼，還是什麼妖精？就算你是鬼，你妻子現犯了王法，我們正預備送去當官。你在陰界中，和我們陽間不通往來，勸你少管閒事為妙。要是不然，我們先將你捉送城隍廟去，交與城隍神爺，先辦你一個妄認民妻的大罪。看你可能作個平安之鬼？」

費長房本來怒極如雷，一聽此言，更加惱恨之至，抽出佩劍，向說話的人喝道：「該死的賊子，青天白日，強劫有夫之婦，還敢把生人當作鬼魂，胡言亂講。我就叫你看看鬼魂的手段。」舉劍一揮，這人的腦袋，便輕輕掉下地來。惹得眾無賴大呼道：「哪裡來的野道士，殺了人啦！」一齊上前，來捉費長房。費長房把白氏一推，用縮地法，推出半里之外，自己卻仗劍和眾人搏戰。這批東西，平日只會恃眾橫行，魚肉鄉里，哪裡懂得拳劍功夫。況且又手無寸鐵，□雙雙赤手和費長房對抗。費長房正在□分惱怒，哪裡管得許多，舉劍亂砍，一霎時，殺翻了六七人。餘下五人，也都受傷逃走。費長房大笑道：「畜奴，早知如此不耐戰，何苦作那些惡事。」追上前，喝一聲止。五人□雙腳，便如釘在地上一樣，一動也不得動。費長房笑道：「你們這班光棍兒，留下性命，總是地方之害。不如多費我貧道一些氣力，全都給我歸陰，也好早早見到城隍神爺，叫他派人來捉我去辦罪。」說時，又舉起劍，順次兒一個個橫砍將去，接連殺了兩個。

那些人腳雖釘住，心中還是清楚的，口中也能說話，只得大聲哀求：「上仙饒命，小人們再也不敢作惡了。」費長房笑道：「也曉得不敢為惡麼？憑你一句空話，誰來信你。」於是又殺了一個，眼前便只剩下兩個了。那兩人號泣道：「上仙慈悲為懷，濟世為本。我們所犯的罪，至多不過是搶劫民婦。無論如何，也還不致殺頭的罪名。今上仙已將我們弟兄殺了許多，只剩我們兩人。大仙便有萬分的雷霆，也可減去一大半兒。就不容我們多活幾天麼？」說著，便哀哀痛哭起來。費長房一聽這話，驀然記起鐵拐先生的教訓來，覺得這兩人說得很對。自己原做得太過份了。一時之怒，枉殺多少，真有似乎倚仗法力，欺害平民。況且以寶劍對付赤手，不但不武，也屬不仁。心中一悔，不覺把寶劍丟在地下，恨恨地說道：「多年的功行，不及一時橫暴。我真不解，與你們有甚麼冤仇，害得我如此地步呢！」

自己說了幾句，見那兩人還在哀求，不覺垂頭喪氣地說道：「我放你們去吧。你們也得好好地做人，千萬不要再重蹈覆轍，擾害閭裡。那時，我就是不殺你們，王法和天道，不是一概可以倖免的。走吧，走吧。」二人得了命，叩個頭，鼠竄而去。費長房因一時之忿，殺了這許多人，心機一轉，不覺由憤怒而變為悲悔。自怨自艾的怔了許多時，在地上拾起劍，無精打采的，向前走去，找他妻子。

忽聽後面又有人大呼：「殺人的兇犯，往哪裡去？」費長房大驚，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白衣道人，騎一匹白象，潑風也似的追上來。費長房知道難逃此厄，正在灰心喪氣之時，索性放大了膽子，準備拚去這條性命也罷。於是止步不前，等那道人來近，方舉手為禮，問道：「道友何來？敢問貴鄉法號？」那道人冷笑地說：「你這蠻野的人，還懂得禮數麼？出家人以慈悲為本。似你這等舉動，休說報仇過份，違王法，犯天條，種種不合之處。單說你倚仗些小道術，欺凌手無寸鐵、不知道法的平民，這等可醜可恥的事，把我們道教中的臉子，都丟完了。再說以法術對付常人，只能用以救人濟世。若用於殺人，除非其人身犯大罪，王法未加，而後尚有為害地方之處，既不可以理喻，只好暫破殺戒，為民除害，所殺亦以少為貴。多殘物命，已傷天和，何況草菅人命，至□人之多。這是何等殘暴之事。常人如此，已該殺有餘辜。若以修道之人，利用道法如此殘暴，正該加倍治罪。因為照你這等行事，大凡稍通法術之人，簡直可以殺盡天下人民。我輩修道之人，真成了天下人民的劊子手哩。此風一長，只怕道教要消滅了。」費長房聽了，滿心都是慚惶懊悔，半晌半晌，不敢答辯一言。

那道人又說：「再說你的事情。你因眼見自己的妻子受人侮辱，憤而出此，其情也似可原。再如你說，此輩決沒好人，殺了他們，也可為地方除害，聽來也似有理。殊不知人民犯法，本歸官中治理。我輩方外之人，橫身加入，已屬越職違法。像你這等意思，簡直是凡修道之人，都有干涉時政的權柄。試問天地生人，為什麼不把政治之權，付與道教中人，不更直截了當，省卻許多冤抑。為什麼還要設官立職，並設天子以主其事呢？即吾輩不得已而與聞人事，總以多做好事為宜。那些殺人放火的野蠻勾當，決不是我們應為的事。你既然殺了許多人，又要冒這為眾除害的美名，尤其近於大言不慚，簡直是毫無道理，不必置論。試再就你自己的事情而言，大凡為惡之人，必有一個魁首。魁首之外，也有被迫而來，也有被誘而致，也有出於種種不得已的事情，勉強附和，決非完全都是惡人。官中捕到大批盜犯，為什麼不馬上並誅，也要細細審問一番。正因為盜中並不全是惡不可赦的人。而惡人之中，又有主從之分，輕重之別。苟可削減，終得破格周全，予以自新之路，決沒像你那樣不分首從，不別輕重，一味加以誅戮之理。你們師徒，整日都說秦皇兇殘不仁，殘民以逞，甚至你師父還派人行刺，使他不得善終。如今照你這等行事，豈非比秦皇更來得殘酷麼？我倒還要去請教你那師父，教出這等徒弟來，可得聯帶負些責任哩。」

費長房見道人句句中理，語語有稜，而且盡知自己之事，想必是大有來歷的天上金仙。休說自己抵抗不得，而且身負重罪，理應束手受刑。再敢抗違，情同拒捕。本人固罪上加罪，且恐真個連累師尊，此心何以自安。想到這裡，連自己老婆現在哪裡，家中究竟犯了什麼大事，也都不暇計及，撲倒身向那道人叩頭伏罪，只說：「一切罪惡，都因弟子性太急，質太粗，冒冒失失，闖此大禍。弟子的師尊，原說弟子不配修道，早有逐出門牆之意。經弟子再三哀求，暫予收錄。不料弟子賤性愚魯，剛剛離開師父一步，就弄出這等大事。這真和師父絲毫沒有關係。還求上仙代我師尊執法，刀鋸斧鉞，心甘領受。」說罷，叩頭不止。那道人歎了一聲，吩咐起來。費長房只得起身，站立一旁，俯首聽命。

那道人說：「吾乃玉帝外甥二郎神，因奉帝命，不久楚漢相爭，漢王當為天子，命我巡行天下，視察民間，見有人民疾苦冤抑之事，可救者救之；不可救者，也應設法，使得減少苦疼，或者防止禍事的蔓延，勿令擴大。剛剛下凡，就見你做出此事。本應交付你師父，再行送入冥中，打入九幽地獄。姑念你師父道德高深，不忍他丟此顏面。再見你已知悔罪，況且事出無心，擬即由我帶去治罪，還可從輕發放。你可速去，把你妻子送回家中。他是賢德之婦，仙神共敬，你得好為安置，莫教他再受困厄。將來自有人去提攜他的。你把此事辦妥，三天後，仍來此處見我。」費長房涕泣叩拜，仍用縮地法，趕到妻子所在的地方。

因人煙不多，一找就找到了。夫妻倆稍敘離情。費長房也不再將自己得罪的事告诉他。一同回到家中，問起鬧事的起因。原來費長房早年出家，沒有子女，由費長房的兒子兼挑過來。此子即上年何仙姑往訪費長房時，開門接談的人。幼時還算了了，長大起來，卻一年不如一年，專喜結交匪人，幹些沒規沒矩的事情。不上幾時，把所有產業，敗個罄盡。本生父母氣得都成脹病，相繼下世。費長房的妻子白氏夫人，年雖不小，卻還有些丰韻。費長房在家時，伉儷之情本篤。迨他出家之後，多少親友都勸他趁年輕

時，再醮與人，免得受那青春寡鵠的苦況。白氏矢志守節，百折不回。因此地方上人又都同聲欽敬。

不料那兼桃之子把家私賣完之後，不曉聽了甚麼人的攛掇，說他的繼母年紀雖大，多少年輕姑娘，還沒他那麼丰韻。你天天憂窮，何不把他騙出去，換幾個錢使用。這嗣子先時還不敢贊同，後來實在窮不過了，想盡方法，弄了一筆錢，跑入賭場，預備作背城借一之舉。自謂一博而勝，聊可度得日月，便當從此洗手，勉為好人。誰知老天爺好像有些不大相信他真能做好人，並也不希罕他能夠改過，憑他說得那麼好法，偏偏運氣不好，結果，不但把背城的資本，一賭而空，還欠了人家一大筆錢，立下證據，限期償還。這樣一來，就不怕他不從繼母的身上打主意了。此時咸陽地方雖經兵災火災，究竟是曾經建都的地方，和別處氣象不同，一般市面上還是熙來攘往，熱鬧非凡，並且也有許多女閭，供一班王孫公子們追歡買笑之需。白氏品貌既佳，地方上早有美人之稱。因此他那嗣子就存著不賣便罷，要賣就和娼家交易，可以多得身價。

果然此言一出，不到兩天，就有一家女閭，肯出三百兩紋銀，買去為娼。又怕白氏不肯答應，故意弄來許多無賴，去他家中吵鬧，只說嗣子在外，犯了什麼大罪，已經捉到官中，並要捉他母親到堂。白氏女流無知，果然被他們哄了出門。一出大門，這班人就施出輕薄手段，想他素有美人之名，平時連面都不容易見，今既淪入女閭之中，落得趁此機會，大家尋個開心。卻萬萬料不到費長房正於此時歸家，可巧狹路相逢，鬧出這麼一件大案。這無賴們心尚未開，頭已落地，果然太不上算。而費長房因一時之氣，闖此大禍，不但修道無望，還得領受刑罰，不知何日方得出頭，且不知受的是哪一種刑法，心中也不無擔著驚恐畏懼。況且家中之事，雖經查明，而白氏如何安頓之法，卻還想不出來。還有那不肖的嗣子，自從惹禍之後，聞得叔叔回家，不敢回來相見。費長房這時滿心都是悔愧，哪有責備他的心。而在嗣子卻不能不防，為那批無賴之續，沒奈何，只好東藏西匿的，躲在外面。費長房對他，也是萬分歉疚，無可如何，又得外面消息說：「官中得地方亭長報告，發生□人被殺的巨案。官吏已派人查訪，務獲正凶究辦。」費長房自思殺人之時，似還沒人瞧見。因為地處荒僻，本少行人，加以歷時不久，也竟沒人行過，倒不把此事放在心上。只怕自己的嗣子禍心不死，要是他老先生自作原告起來，這便沒法可以避免官司。自己雖然可以逃走，所慮者還是妻子白氏。

看看又過了兩天，這天，費長房決心回去，見見師父，索性把自己所闖之禍，和二郎神懲辦一節，從直稟告，再行請示辦法。正想出門，忽聽空中似有人語。急忙走至廊下仰頭一望，一跛足道人自天而降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預備往見的師父鐵拐先生。費長房不禁又感又愧，又是惶恐，俯伏於地，口稱：「師尊在上，弟子已成道教中的罪人。不敢見師尊的面，只求師尊重重處罰，替弟子消滅罪過。」鐵拐先生見他如此情形，心中也覺難過。白氏正在房中作事，聽得丈夫說話聲音，忙著從門隙偷偷一望，見丈夫跪在跛足道人身旁，已知是丈夫的師父到了，忙也拋了女紅，跑了出來，和丈夫並排跪下，自稱：「門生媳婦白氏，叩見師尊，願師尊仙壽無疆。」

鐵拐先生本來高坐上面，由著費長房跪伏，不去理他。一見白氏跪下，忙也立起身，拱手道：「夫人，今之賢婦，苦節可欽，不敢當此大禮，請起請起。」白氏見丈夫還是長跪不起，便知必為那天殺人太多之故，便也叩頭不起。鐵拐先生微微把手一擺，說：「大家起來再談。」夫婦倆這才都立起來，分侍兩旁，恭聆法旨。

鐵拐先生歎道：「這都是注定的大數。你雖一切能忍，而不能受氣，便去入道之門甚遠甚遠。二郎是正直烈性之神，卻最有俠心。我方才為你的事，已和他相見。一則憐你事出無心，二則看在你妻份上，叫你做一個專管厲鬼的官員。人雖活著，辦的卻是陰差。現當大亂之世，各處鬼魂飄泊無依的，不曉多少。其中也有強弱之別。弱者每被強者欺凌。身為孤魂，已極可憐，怎禁得再受欺壓。你要查明有這等事情，就該公公道道替他們維護一下。此外還有鬼欺生人，為害良民者，尤其應該驅除。總之，凡是關於人世遊魂，未經冥法鞠理者，都受你的統治轄理。你要能夠辦得正直公平，使世無冤鬼，人無鬼祟，這便是第一大功，可以贖得今日之罪。若再利用權力，自付道法，欺鬼侮人，那就要兩罪俱罰，不受雷火之殛，也難逃二郎神劍之厄也。」費長房聽了，涕泣奉旨，發誓不敢再有差錯。未知鐵拐先生可能信得過他否，卻看下回分解。